西塞山邊白鷺飛　　楊招棣攝

# 最憶鄉村晨讀時

費小桂

往事鈎沉

在大多數人心裡，童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童年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吃喝玩樂，以及人際交往環境的感受，都是作爲一種不可磨滅的早期教育，深深地爲孩子成長鋪就了一條各自不同的道路。而我對童年最眞切的回憶，莫過於鄉村清晨時分，晨起的學童此起彼伏的琅琅讀書聲。

記憶轉瞬回到三十多年前的清晨，每天黎明時分，太陽尚未露臉。幾聲清脆的雄雞的啼鳴後，不知誰家的學童首先起來，一陣稚拙而單調的朗讀聲打破了小村的寧靜。於是夥伴們不約而同地起了床，來到村前的池塘邊、屋後的竹林旁、自家門前的林蔭下，頓時，琅琅的讀書聲，喚醒了沉睡的鄉村。

這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習習的晨風，裊裊的炊煙，靜靜地站着或坐着的讀書的孩子，會同那些匆匆早起忙活的大人，構成了一幅和諧而生動的鄉村畫卷。

這是一幅優美的樂章。雄雞的啼鳴，劈柴的音響，高亢而並不標準的普通話，加上養鴨人的吆喝，譜成了一曲悠揚而美妙的交響樂。

這是一個競爭的氛圍。今天誰起得最早，沒有人來記錄，但大家心中都擺着「譜兒」，暗地裡較着勁兒。早起的再接再厲，意圖獨佔鰲頭；後起者不甘示弱，爭取後來居上。若是誰家的孩子賴床，其家長一定會大聲地責罵：「懶蟲！不能趕快起來讀書去，別人已經讀翻了天！你再不讀考試就要考鴨蛋了……」於是，在上學的途中，小夥伴中間又多了一個被奚落的笑柄。

鄉村的人們是質樸而寬厚的，從來沒有人埋怨這琅琅的讀書攪擾了他們的清夢。因爲他們從這稚嫩的聲音中讀到了欣慰與寄託，讀到了鄉村的幸福和希望；即使沒有孩子或孩子尚未達到讀書年齡的村民，他們也同樣從中聽到了生活的吶喊與追求，聽到了生命的律動和張揚。

鄉村的孩子是天眞無邪的。他們的年齡還不能完全理解「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的情致；他們的精神更無法涉及「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境界，但他們享受河邊晨風的吹來的片刻清爽；享受清晨樹林裡晨讀的靜謐和單純；享受晨讀後的滿腹經綸、通體舒暢。他們尚且懂得「讀書等於前程」的道理，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最終還是無法跳出「農」門，改變不了與泥土打交道的命運。

回到闊別二十多載的故土，天翻地覆的變化令人耳目一新，但那清晨的沉寂卻又讓人悵然若失。

或許而今的學子已經體會到了默讀的妙處；或許他們已經領略到了鍵盤上無聲交流的快意；或許他們已經習慣了「躲進小樓成一統」的生活。然而不管怎樣，雖然對都市的聒噪和喧囂早已厭倦，但我對童年那種群體晨讀的情景，依然心馳神往，因爲那是一種透着清純、藏着希冀的心靈的歌唱。

# 科學之星

言止善

太陽系裡，除了繞太陽公轉的大行星，在火星軌道和木星軌道之間，還有幾十萬顆小行星，其中最大的一顆，直徑有一千公里，被取名爲「谷神星」，最小的小行星直徑只有一公里。國際天文學聯合會有個規定，小行星可以根據發現者的意願來命名。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原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項目組發現過不少小行星，其中的兩顆被分別命名爲「袁隆平星」和「吳文俊星」。

我國首批（二〇〇〇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獲得者就是袁隆平和吳文俊這兩位院士。吳院士在代數拓撲學領域做過許多奠基性工作，在半個世紀內對國際數學領域的發展一直產生着廣泛而積極的影響。他還運用計算機進行數學定理證明和非線性方程求解，徹底改變了數學機械化領域的面貌，爲信息時代數學發展開闢了新途徑。袁院士則突破了經典遺傳理論的禁區，提出了水稻雜交新理論，實現了水稻育種的歷史性跨越。在其獲獎之時，我國雜交水稻的優良品種種植面積已佔全國水稻種植面積的一半，雜交水稻的平均產量比常規水稻的要高出兩成。

兩位科學家獲獎時年紀已經不輕，但他們都沒有止步於已經取得的成績，繼續譜寫着壯心不已的生命之歌。近年來，袁隆平一方面繼續做他的「超級雜交水稻」的試驗，另一方面將雜交水稻的技術向全國和全球進一步推廣。二〇〇九年九月在長沙舉辦的中國雜交水稻技術對外合作部長級論壇上，袁隆平向與會的十八個國家部長級官員和一些國際組織的官員說：「如果雜交水稻種植面積佔到水稻總種植面積的一半，那麼世界上的水稻總產量可以增加一億五千萬噸，每年可以多養活四億人。」目前中國的雜交水稻已推廣至東南亞、南亞、南美、非洲等地的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雜交水稻的海外種植面積已達三千餘萬畝。湖南省的雜交水稻援外技術培訓班，先後培訓了來自五十多個發展中國家的兩千多名政府官員和農技專家。不久前，年屆八旬的袁隆平來到安徽合肥，參加在那裡的蜀山工業園舉行的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華東分中心的揭牌儀式。他向記者透露：正在實施的「超級雜交稻選育第三期工程」已取得突破性進展，去年畝產已達到了八百九十一公斤，今年有望實現既定的畝產九百公斤的目標。

五月份，也有記者到九十一歲的吳文俊的家裡訪問。老人在電梯口迎候記者，並說：「歡迎你。」記者看見吳院士書房的小黑板上寫滿了外文數學名詞，書櫃上則放了不少藥。他向記者這樣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我現在要做的事太多了，十年八年都做不完。我每天七點鐘起床，晚上九點鐘休息。一天基本上看書，做研究，中午休息一下。」他很爲中國古代數學而自豪：「當年我把中國古代數學的算法引進到機器證明裡，後來這種方法外國人採用了，他們用計算機幾毫秒就完成了複雜定理的證明。再後來這種方法又傳回到國內，這也是出口轉內銷吧。」這位長者對後學的評價是很高的：「現在年輕人都很優秀，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中國不僅是數學大國，還會是數學強國，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 魯迅與金牛

陳　安

紐約隨筆

二十一年前，美籍意大利裔雕塑家莫迪卡未經允許，就把自己花費三十六萬美元塑造的一頭雄性銅牛放在了紐約股票交易所前面。

對股市而言，這頭起初名爲「衝鋒牛」、形態生動的雕塑似乎是個吉祥物，意味着興旺的「牛市」而非凋敝的「熊市」，所以後來被紐約市政府租賃，被長期置放在鮑林格林公園附近，現已以「華爾街金牛」聞名於世，每天得到許多人的瞻仰、撫摸，其長角和陽具已被摸得金黃瑝亮。還曾有大批基督徒圍着它膜拜禱告，祈求上帝賜給他們更多錢財，有人因此說，上帝很惱怒，因爲他們居然不向十字架上的他、而向一座黃銅動物偶像祈禱。

二十一年後，就在今年五月，莫迪卡塑造的另一頭同樣大小的銅牛在上海外灘金融廣場落戶，標誌上海也將成爲像紐約一樣的金融中心。

近一、二十年來，上海經濟建設飛躍發展，高樓大廈層出不窮，市容已很像紐約，甚至比紐約更新、更現代化，所以上海這頭「金融牛」在形象上也顯得更年輕、更有活力。從照片上看，牠的尾巴蜷曲翹向天空，似乎意氣風發，鬥志昂揚，而不像華爾街金牛尾巴下垂，有點疲軟乏力，萎靡不振。

在華爾街公牛如虎踞龍盤一般穩坐華爾街之後，有個美國人曾這樣分析人們的心態：「這座金牛得以存在，是因為我們希望牠使我們快樂。我們要更多的錢，更多的尊重，更大的辦公室，新的頭銜，或使我們工作輕鬆的更短的工作日。」

然而，嚴峻的事實說明，金牛並不能保障人們快樂。金融騙局，泡沫經濟，房貸危機，金融風暴，股市崩潰，金融巨頭們的貪得無厭，等等，哪一件事會因金牛的存在而得以規避？哪一個人因金牛的「保佑」而在經濟蕭條時期心曠神怡？——對了，還是有人無比快樂，那就是那些貪婪的金融巨頭，即使在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撥巨款給金融機構紓困之際，他們還照樣厚顏無恥地公開分紅獲取暴利。可見金牛所保障的只是少數已富之人的利益，所維持的是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

筆者是文學愛好者，對形象詞語較爲敏感。華爾街的「公牛」、「衝鋒牛」、「金牛」也好，上海灘的「金融牛」也好，都會使我聯想起別的牛，聯想起中國古詩詞中描寫的牛，聯想起魯迅與牛，因而感慨如今的世道似乎越來趨向於崇拜金牛，而對耕牛、奶牛及其體現的精神正在淡忘、漠視，從而擔心我們的社會是否會越發商業化、物質化，人們的頭腦是否會越發缺少人文精神和倫理道德。

牛，曾經是農業文明時代的主要社會生產力。牠們力氣大，供役使，駕軛耕地，負重致遠，多少處女地由牠們開墾，多少重物由牠們運送。牠們還供乳用或乳肉兩用。牠們腳踏實地幹活，任勞任怨地奉獻，那些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工作的人因此被賦予「老黃牛」的美稱。是的，如今是農業機械化時代，牛的作用是有所降低；如今是麥當勞時代，牛的作用更多體現於漢堡包裡的牛肉餅。但是，誰又能否定牛的埋頭實幹和默默奉獻精神呢？

我國古代詩人對牛都熱情讚頌。

他們稱許牛的勤勞：「朝耕暮耕」，「耕犁千畝」，「朝向隴上去，千犁隨身走」。牠們勞碌一生，死而後已：「老牛不死耕不已，」「縱然喘死死即休」。

牛爲何這樣辛苦？爲了人們有飯吃不挨餓：「但得衆生皆得飽」，「豈惜辛勤供稼穡」。

牛爲人們增添詩情畫意：「北原草青牛正肥，牧兒唱歌牛載歸」，「牛蹄彳亍牛尾搖，背上閒閒立春鳥。」

牛也最值得同情，牠們被賣被宰，命運悲慘：「既困牧兒鞭，又苦屠兒手。命盡主人心，肉盡忍人口。」

在文學家中，最愛牛、最尊重牛的是魯迅。他提倡老黃牛精神，並自己身體力行。我們都記得他的名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好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

魯迅曾把自己比作一頭「疲牛」，一頭沒有奶的瘦公牛，明知自己已「不堪大用」，卻還願意「廢物利用」，給張家耕一塊地，給李家拉一趟磨。當然，他也不完全俯首聽命，用得他太苦是不行的，因爲他不願作「千夫」的奴隸，而只願作「孺子」——人民大衆的牛。

他這樣寫道：「我自甘這樣用去若干生命，不但不以生命來放閻王債，想收得重大的利息，而且毫不希望一點報償。」

這就是「孺子牛」精神，而絕非「金融牛」精神。前者是付出心血、獻出生命，一心堅持眞理、追求理想，一生爲他人服務、爲民衆謀利益，而後者往往就是通過放閻王債、收高利息等手段，把百萬英鎊、億萬美金塞進自己的腰包或保險櫃。當然，金融牛也會給證券市場營造一點熱鬧、活躍的氣氛，上海人也能像紐約人一樣去撫摸金牛的長角和陽具了，但華爾街近二十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金牛絕非召喚吉祥、預示吉祥的吉祥物，而只是一種物質慾望和發財夢想的虛幻的寄託。

幾年前，人們曾紛紛議論假如魯迅活到今天會怎麼樣怎麼樣。筆者今天也想猜測一下，假如魯迅活到今天，他對上海灘新置的金融牛該怎麼看？他生前沒能看到俄羅斯大詩人普希金銅像和上海市長陳毅雕像先後出現在上海街頭，我想，假如他能看到，他一定會含笑首肯。至於金融牛，他不一定「橫眉冷對」，卻也不會欣然接受，因爲他自己不是銅鑄的死牛，而是吃草擠奶的活牛。

華爾街金牛　（資料圖片）

飲食男女

# 菜心及其食療

艾　京

粵人認菜心，北方老百姓有一段長時間卻不認菜心。只知道油菜（即菜心）的成熟菜籽能榨成菜籽油。香港的菜市場常年都能見到菜心的蹤跡，近期更有大西北銀川生產並空運到香港的新鮮菜心。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在北京的景山西街附近開了一家名叫「大三元」的粵菜館，其中供應號稱由廣州空運到京的菜心菜餚，當時市民的收入都不高，有些人見到菜譜上一款蠔油菜心不菲的價格而咋舌，竟然無人問津。而在香港，幾乎所有茶樓，灼熟了的菜心再澆上適量的蠔油，卻成了人人喜愛的茶點之一。

印尼地屬熱帶，也能吃到菜心，因不是大面積栽植也算罕有。一般來說在印尼的菜市場難得見到菜心的蹤跡，只能在客家人的豆腐擔子才能買到。印尼人管它叫Coisim，是由客家方言音譯過來的，這也說明一個問題，在印尼吃的菜心應是由客家人最先栽種的，而且吃的人也只有當地的華人，因爲在衆多的印尼菜餚中竟然沒有一樣是用菜心炒出來或煮出來的。在唐人街的餐館裡，菜心成爲華人食客的寵兒，炒雜碎（也叫炒雜菜）、炒豬下水（或湯）、炒牛百葉（或湯）等，都以菜心作爲配菜。有的華人家庭吃福建滷麵、客家醃麵時也以菜心作爲菜碼。

菜心應屬中國的國菜之一，古就有之，那時不叫菜心，叫芸薹，是作爲入味草藥。在《唐本草》就有芸薹入味做藥的記載，有些地區則稱菜心爲薹菜。菜心屬十字花科植物油菜的莖椰，而菜心則是廣東一帶的俗稱。

菜心性涼味辛，它既能清熱解毒，又能散血消腫。關於菜心的食療，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在其著作中以親身的經歷作了這樣的描述，「至夜覺四體骨肉疼痛，至曉頭痛額角有丹如彈丸腫痛，至午通腫，目不能開，經日幾甕，余思本草曰芸薹豐游丹腫，逐取菜搗敷，隨手即消，其驗如神，也可搗汁服。」這段描述寫得很白，大意是說，有一年在內江喝了那天晚上四體紅腫，徹夜難眠，多了，到天更是疼得難捱，睜不開眼，有一種種快死的感覺，這時他突然想起一種可消腫的，叫芸薹豐的植物，於是便搗爛敷上，不久便消腫，並大嘆：「其驗如神」。

據中醫界臨床驗證，用菜心的葉，搗爛外敷可治療婦女的乳腺炎癰及丹毒。除外敷也可絞汁隔水燉溫服用，每次一小杯，每日三到四次。但怪得很，有些中醫認爲，凡蔬菜之類的植物多數屬清涼和辛涼，菜心尤甚。在《百病方》一書中更把芸薹列爲「寒菜」。因此有些中醫認爲，患有痲疹、瘡疥及目疾的病人應避免吃菜心，特別患有狐臭的人更不宜吃菜心，免得狐臭加劇。但對廣東人來說，在衆多的綠色蔬菜中唯有菜心最「正氣」。

事實上，菜心之所以甚得廣東人的偏愛，是有一定道理的。經科學家驗證，菜心除含有豐富的碳水化合物外，且含有人體不可缺少的鈣、磷、鎂及其他維生素，因此對養生甚有好處。特別對妊娠中的婦女，可提供產後所需的營養素。菜心對產婦可說是極爲理想的食療。有些客家家庭，在產婦妊娠和坐月子哺乳期間，老一輩以豬肝、菜心及適量的客家黃酒滾湯，讓產婦大量服用，既祛風寒、補血，又可催奶，可謂一舉三得。有些人認爲，菜心只能素食，充其量灑一些好蠔油，其實不然。

客家人有一道菜，以菜心、肝尖兒，或腰花、肉片之類加上酒糟急炒，就是令人垂涎三尺，色香俱全的菜餚了。

東西走廊

# 「信任激素」

馮　進

伊薩貝拉患有罕見的「威廉姆斯綜合症」（Williams syndrome）。這種神經發育方面的病症是由於患者DNA染色體中缺少二十六個基因引起的。患者長得像個塌鼻樑的「小精靈」（elf），在記憶力的某些方面發育遲滯，可是在語言方面可能極具天分。他們普遍會有心血管方面的問題，可是對人非常友好熱忱，這是因爲他們的殘疾造成了「信任激素」的分泌出現問題。

「信任激素」又叫「氧徹素」（Oxytocin），或者更通俗一些，即「催產素」。它是人體的腦下垂體（pituitary gland）後葉分泌的激素中的一種，可以幫助待產媽媽的膀胱收縮，以便生產，也可以幫助哺乳的母親分泌乳汁。科學研究還表明，這種激素可以減低焦慮、恐懼感，提高滿足感、安全感和對伴侶的信任，故而諢號「信任激素」。動物試驗中，發現給羊注射這種激素能提高牠們的「母性」，因此它又被稱爲「愛的激素」。確實，有位科學家給一些大學生用了這種激素以後，發現他們對人的信任感大大增加，有的甚至會把自己的錢慷慨地贈送給素不相識的陌生人。而患有自閉症（autism）的人，「信任激素」的分泌大大低於常人。

回頭再來說伊薩貝拉。她是個美國小學生，別的孩子的家長常會對她母親說「你的女兒眞可愛，她對我說『我愛你』。」然而，做母親的卻是苦澀難言，因爲對女兒來說，世界上沒有陌生人，只有「還沒認識的朋友」。媽媽已經千辛萬苦，通過各種途徑幫助孩子克服了殘疾帶來的學習方面的困難，可是對於伊薩貝拉對他人的「無條件信任」，媽媽卻完全沒辦法。「她根本不懂怎麼說『不』，」伊薩貝拉的母親說，「要是有人強迫她做她不想做的事，那怎麼辦？」

普通人「信任激素」的分泌通常是由別人的某種行爲引起的：比方說，某個陌生人幫你開門，這讓你直覺地感到對方懷有善意。可是，這種激素帶來的效果持續時間也很短。科學家說，這是好事，否則人們可能會把自己生存需要的資源都無償地贈與他人，從進化的角度來說，這對個人是不利的。像伊薩貝拉這樣「信任激素」過剩的人，在現代社會顯然很容易受到欺騙和傷害。

「信任激素」目前已經在某些藥物中使用，例如催產針匹脫新（Pitocin）和塞因托西農（Syntocinon）。有人還預言在自閉症患者身上使用這種激素，一定會有讓人喜出望外的奇效。

那麼政府或個人是否能利用「信任激素」的這種效用來操縱民意呢？但願這只是我瞎想出來的科幻恐怖故事。

# 潔淨濟州

翁秀美

域外漫筆

站在濟州島海邊，深深吸了口氣。

海岸由許多大小不一或褐色或黑色的岩石連着，碧藍的絲質緞子一樣的海，深厚純淨。海浪一刻不停地沖刷，打得岩石滿心滿臉的滄桑，卻不會留下貝殼海澡之類的殘留物，連礁石的縫隙間都很清爽。

海邊圍着一群穿校服的學生，陽光照在他們的臉上，紅暈從白皙的肌膚裡透出來，彷彿蛋白上的胭脂，聲音泉水叮咚般好聽。導遊說，韓國的中學生每年畢業之前學校會讓他們集體出來玩一次盡情放鬆。韓國女孩子眞的很可愛，我頻頻回頭，腳在石縫間歪了一下，差點摔跤。

這時導遊指着遠處叫道：看，海女！

我們循聲望去，果然！遠處有個小黑點在隨着波浪起伏。導遊告訴我們，海女依靠潛海捕撈海產品爲生。到了捕撈季節，海女聚在岸邊，身旁擺放着剛剛捕撈上來最新鮮的鮑魚、海螺、海參等，並備有辣醬、芥末等調料和韓國酒，供遊客品嘗。因爲經常下海的緣故，她們常年要服用一種頭暈藥，身體狀況也不及常人。

順着山路登上了日出峰，峰頂四周沒有遮擋，山是深深的翠，裸露的岩石縫裡開着不知名的野花，海在遠遠的地方與雲天相連。往下看，濟州島像隻大大的八爪魚趴在海面上，蔚藍的海托着牠，風從四面吹過來，捲起白色的浪花一圈圈永不消逝，猶如生命生生不息。綠草地中隨意地擱着童話裡才有的小房子，橘紅色天藍色的屋頂。藍天下竟有如此美麗迷人的地方，此刻你絕不會產生杜甫「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的豪情壯志，只想也擁有這樣一間藍色屋頂的小房子，與心愛的人每天聽海浪的聲音，相依終老才不枉此生。

下得山來，小巧的石子甬道，連着一間粉紅色屋頂的石頭房子，造型別致，房子周圍擺滿了鮮花，原來是洗手間。進到裡面，隱隱地似有花香跟着進來，芬芳柔潤，一除身心疲憊。出來十步外有賣橘子和乾果的婦女，將六個大甜橘用網兜兜着，帶着笑，口裡說着漢語：兩千！兩千！「二千」是韓幣的價格，按兌換比例，那兜橘子約合人民幣二十元，味道也清香甘甜。

遊客散在草地上，甬道邊，岩石高處，閒坐，拍照，喝水，吃當地的小食，輕聲談笑，離開時自覺地將垃圾帶走，留給別人一個乾淨清潔的空間。

陽光，海水，礁石，野花，綠樹，石頭房子，溫和有禮的韓國男人女人，清淡可口的飲食。這一切都讓我迷醉。海風一遍遍地拂過臉頰拂亂頭髮，風裡揉進了五月的花香，我注視着這披着綠樹的山和溫潤的海，想像它的滄桑；注視着店子招牌上曲裡拐彎的韓文，猜測它們的意思；注視着腳下這塊土地，百萬年前從海底冒出，熔鑄成島，經歷了怎樣的燒灼，緊忍與等待？

一對夫妻抱着女兒從身旁走過，女孩兒正牙牙學語，臉蛋白嫩，彷彿童話裡的白雪公主，在媽媽肩頭衝我們笑。這一幅純美可愛的圖畫，連同身後乾淨的濟州，永遠印在了心靈深處。